文子序

文子姓辛名鈃一名計然葵丘濮上人也師事老子楚平王問曰聞子得道於老聃可得聞乎對曰道悳匡邪以爲正振亂以爲治醇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怒成亡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殃王曰敬聞命矣後南遊吳越范蠡師之越欲伐吳蠡諫曰臣聞之師曰兵凶器戰逆德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不可勾踐不聽敗於夫椒後位以上大夫弗就隱吳興餘英禺山相傳以爲登雲而升按寰宇記吳興志俱載餘英東南三十里有計籌山越度地形因名焉今山陽白石頂通玄觀乃故隱處也其紫雲關廿元觀即古常清觀宋

乾道間改賜今額山之半有曰登雲石者在著文子十二篇唐封通玄真人書爲通玄真經

文子通玄真經

道原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無象無形窈冥寂寥淡漠不聞其聲吾彊爲之名字之曰道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苞裹天地禀受無形原流滔汪體冲而不盈濁以靜之徐清施之無窮無所朝夕表之不盈一握約而能張甞而能明柔而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光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麟以之遊鳳以之翔星曆以之行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神與化遊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幹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物終始風興雲蒸雷聲雨降並應無窮已雕

已琢、還復於樸、無爲爲之而合乎生、無爲言之而通乎德、恬愉無矜而得乎智、有萬物不同而含乎生、和陰陽、節四時、調五行、潤乎草木、浸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不敗、獸胎不殰、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見、盜賊不行、合德之所致也、太常之道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萬物恃之以生、莫知其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怨、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忽兮怳兮不可爲象兮、怳兮忽兮應用不詘兮、窈兮冥兮應化無窮兮、遂兮通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俯仰兮、

老子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萬事之根皆出一關、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放準循繩、曲因其常、夫喜怒者道之衰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生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廢音、驚怖爲狂、憂悲焦心、疾乃成積、人能除此五者、即合於神明、得其內者、五藏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剛、疏達而不悖、堅彊而不匱、無所太過、無所不逮、天下莫柔弱於水、水爲道也、廣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無窮、遠淪無涯、息耗減益、過於不訾、上天爲雨露、下地爲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苞群生而無私好、澤及蚑蟯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行不可得而窮極、微不可得而把握、擊之不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灼之不焦、淖約流循

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淪天下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禀受萬物而無所先後無私無公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淖約潤滑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其間

夫無形者物之太祖無音者類之太宗眞人者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爲一執玄德于心而化馳如神是故不道之道芒乎大哉未發號施令而移心易俗其推而行也萬物有所生而獨如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故能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知

精誠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耀列星朗明陰陽和調非有爲焉正其道而物自然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夫道者藏精于內極神於心靜莫恬淡悅穆胷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扞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冤刑天下莫不仰上之象主之者他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家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賞善罰惡者正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故縱道以被民弗從者精誠弗明也

扞廷獄也

老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此謂神明是故聖

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寂然無聲一言而動天下是以無心動化者也故精誠內形氣動于天景星見黃龍下鳳皇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逆天暴物即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乖晝明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之與人有以相通故國之徂亡也天文變世惑亂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積氣有以相薄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彊力致也故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懷天心抱地氣執沖含和不下堂而行四海變易習俗民化遷善若生諸已能以神化者也

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故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徵也哭者哀之效也惜於中應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

九守

老子曰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混而為一寂然清澄重濁為地精微為天離而為四時分而為陰陽精氣為人煩氣為物剛柔相成萬物乃生精神本乎天骨骸根于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故聖人法天順地不拘于俗不誘於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陰陽為綱四時為紀天靜

以清、地定以寧、萬物逆是死、順是生、故靜淡者、神明之宅、虛無者道之所居、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骨骸者所稟於地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

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血脉、三月而胚、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藏乃形、肝主目、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外爲表、中爲裏、頭圓法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日、人有四肢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膽爲雲、肺爲氣、脾爲風、腎爲雨、肝爲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爲之主、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折生災、五星失行、州國生受其殃、天地之道至閎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熛而不息、神精何能馳騁而不乏、是故聖人守内而不失外、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藏者人之精也、血氣專乎内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慾寡、則耳目清而聽視聰達、謂之明、五藏能屬于心而無離、則氣意勝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不散、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爲無不成、患禍與日入、衰氣不能襲、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户牖、血氣者五藏之使候、故耳目淫于聲色即五藏動搖而不定、血氣滔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收

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故聖人受而不越聖人誠使耳目精神玄達無所誘慕意氣無失清淨而少嗜欲五藏便寧精神內守形骸而不越卽觀乎往世之外來事之內禍福之間何足見也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揺也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亂耳使耳不聽五味亂口使口生創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故嗜欲使人氣淫好憎使人精勞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生生之厚夫唯無以生爲者卽所以得長生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能知一卽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卽無一之能知也吾處天下亦爲一物卽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欲生不可事也憎死不可辭也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因其資而寧之弗敢極也卽至樂極也

符言

老子曰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智主藏於無形行於無怠不爲福先不爲禍始始於無形動於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故無爲而寧者失其所寧卽危無爲而治者失其所治卽亂故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其文好者皮必剥其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榮華之言後爲愆石有玉傷其山黔首之患固在言前黎民所以蒙禍者妄議國家典法故也

老子曰山生金石生玉反相剝木生虫還自食人生事還

自賊。使信士分財、不如探籌、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全封、有心於平、不如無心之不平、夫好事者未甞不中、爭利者未甞不窮、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爲禍、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土凝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疾、故去而不遲、是以聖人無執故無失、無爲故無敗。

老子曰、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未之有也、察其所以往者、即知其所以來矣、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譏、才小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衆人皆知利而不知病、聖人知病之爲利、利之爲病、故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掘藏之家其後必殃、夫大利者反爲害、天之道也、

道德

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凡聽者將以達智也、將以成行也、將以致歸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達、故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故聽之不深、即知之不明、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即行之不成、凡聽之理、虛心淸靜、損氣無感、無思無慮、目無妄視、耳無苟聽、專精積神、內意盈年、既以得之、必堅守之、必長久之、

夫道者、原產有始、始於柔弱、成於剛彊、始於短寡、成於衆

長十圍之木始於把百仞之臺始於下此天之道也聖人法之卑者所以自下退者所以自後儉者所以自小損者所以自少卑則尊退則先儉則廣損則大此天道所成也天道者德之元大之根福之門萬物待之而生待之而成待之而寧夫道無為無形内以脩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天為鄰無為而無不為莫知其情莫知其真其中有信天子有道則天下服長有社稷公侯有道則人民和睦不失其國士庶有道則全其身保其親彊大有道不戰而克小弱有道不爭而得舉事有道功成得福君臣有道則忠惠父子有道則慈孝士庶有道則相愛故有道則智無道則苛由是觀之道之於人無所不宜也夫道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盡行之天下服服則懷之故帝者天下之適也王者天下之往也天下不適不往不可為帝王故帝王不得人不能成得人失道亦不能守夫失道者奢泰驕佚慢倨矜傲自盈自明執雄堅彊作難結怨為兵主為亂首小人行之身受大殃大人行之國家滅亡淺及其身深及子孫夫罪莫大於無道怨莫深於無德天道然也

平王問文子曰吾聞子得道於老聃今賢人雖有道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乎文子曰夫道德者匡衰以為正振亂以為治化淫敗以為樸淳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人主者民之師也上者下之儀也上美之則下食之上有道德則下有仁義下有仁義

則無淫亂之世矣、積德爲王、積怨成亡、積石成山、積水成海、不積而能成者、未之有也、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鳳皇翔其庭、麒麟遊其郊、蛟龍宿其沼、故以道蒞天下、天下之德也、無道蒞天下、天下之賊也、以一人與天下爲讎、雖欲長久、不可得也、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曰、寡人聞命矣、

上德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

老子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道德流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

微名

老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心欲小者、慮患未生、戒禍愼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體方圓、一齊殊俗、是非輻輳、中爲之轂也、智欲圓者、終始無端、方流四遠、淵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汚、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措廢置、曲得其宜也、事少者、秉要以偶衆、執約以治廣、處靜以持躁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故聖人之於善、無小而不

行其爲過也無微而不改行不用巫覡而鬼神不敢先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愼一日是以無爲而不成也愚人之智固以少矣而所爲之事又多故動必窮故以正教化其勢易而必成以邪教化其勢難而必敗捨其易而必成從事於難而必敗愚惑之所致

自然

老子曰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臨陰陽和四時化懷萬物而不同無故無新無踈無親故能法天者天不一時地不一材人不一事故緒業多端趨行多方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四者相反不可一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也故勇者可令進鬪不可令持堅重者可令固守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攻取不可令分財廉者可令守分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不可令應變五者聖人兼用而材使之夫天地不產一物陰陽不產一類江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林不讓枉橈以成其崇聖人不辭其負薪之言以廣其多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寡而所治者淺矣

下德

老子曰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霆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其四關止其五道卽與道淪神明藏於見形精泝反於至眞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口當而不以

言心條通而不以思慮委而不爲知而不矜直性命之情而知故不得害精存於目即其視明精在於耳即其聽聰留於口即其言當集於心即其慮通故閉四關即終身無患四支九竅莫死莫生是謂真人地之生財大本不過五行聖人節五行即治不荒

老子曰地廣民衆不足以爲彊甲堅兵利不可以恃勝城高池深不足以爲固嚴刑峻罰不足以爲威爲存政者雖小必存焉爲亡政者雖大必亡焉故善守者無與禦善戰者無與鬭乘時埶因民欲而天下服故善爲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積其怒德積而民可用也怒畜而威可止也故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廣即我彊如適若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故費不移而功十倍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王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勝此不明於道也

上仁

老子曰古者明君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必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奉如此即得承所受於天地而離於飢寒之患其憯怛於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被裘與民同苦樂即天下無哀民闇主者不然取民不裁其力求下不量其情男女不得耕織之業以供上求力勤田財盡有旦暮無君臣相疾且人之爲生

也一人執耒而耕不盜十畝中田之收不過四石妻子老弱仰之而食或時有災害之患以供上求即人主愍之矣貪主暴君涸歎其下以適無極之欲則百姓不被天和履地德矣

老子曰天地之氣莫大于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與成必得和之精故積陰不分積陽不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和是以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夫太剛則折太柔則卷道惟在於剛柔之間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懷也引而伸之可直而布也長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故聖人沐之夫恩推即懷懷即不威嚴推即猛猛即不和愛推即縱縱即不令刑推即禍禍即無親是以貴和也

上義

老子曰覇王之道以論慮之以策圖之以義而動以圖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暴虐其民者即舉兵而臨其境則以不義刺之以道行兵至其郊令軍帥曰無伐樹木無掘墳墓無敗五穀無焚積聚無捕民虜無聚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君之逆天地侮鬼神决獄不平殺戮無罪天之所誅民之所讐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有敢逆天道亂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其縣克其國不及其民廢其君易其政尊其秀士顯其賢良振

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戶而內之、積米而儲之、惟恐其不來也、義兵至於不戰而止、不義之兵至於伏尸流血相交、以前故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身求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爲人者衆助之、以自爲者衆去之、衆之所助雖弱必彊、衆之所去雖大必亡、

上禮

老子曰、鱏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於外、非不厚且清也、魚鱉蛟蚖莫之爲也、石生不生五穀、秃山不遊麋鹿、無所蔭蔽故也、故爲政以苛爲察、以功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如此者、譬猶擴革者也、大則大裂之道也、其政汶汶、其民惷惷、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尹文子序

尹文子者、蓋出於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與宋鈃彭蒙田駢愼到同學老子之道、作華山之冠以自表、著書二篇、多所彌綸、莊子曰、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見侮不辱、捄民之鬭、禁攻寢兵、捄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是其道也、書多脫誤、雖經仲長統撰定、尚有不可讀者、姑存之以待高明

尹文子

大道上

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大道不稱衆有必名生於不稱則羣形自得其方圓名生於方圓則衆名得其所稱也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以名法儒墨治者則不得離道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寶是道治者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善人之與不善人名分日離不待審察而得也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用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

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為而自治、故窮則徼終、徼終則反始、始終相襲無窮極也、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圓白黑之實、名而不可不尋名以檢其差、故亦有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衆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權量是也、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羣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之利器、羣下不可妄爲、人君有術而使羣下得窺、非術之奧者、有勢使羣下得爲、非勢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名分、使不相侵雜、然後術可祕、勢可專、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無名故大道無稱、有名故名以正形、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具列、不以形應之則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善名命善、惡名命惡、故善有善名、惡有惡名、聖賢仁智、命善者也、頑嚚凶愚、命惡者也、今即聖賢仁智之名、以求聖賢仁智之實、未之或盡也、即頑嚚凶愚之名、以求頑嚚凶愚之實、亦未或盡也、使善惡盡然有分、雖未能盡物之實、猶不患其差也、故曰名不可不辯也、名稱者何、彼此而檢虛實者也、自古至今、莫不用此

而得用彼而失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今親賢而疏不肖賞善而罰惡賢不肖善惡之名宜在彼親疏賞罰之稱宜屬我我之與彼又復一名名之察者也名賢不肖爲親疏名善惡爲賞罰合彼我之一稱而不別之名之混者也故曰名稱者不可不察也語曰好牛又曰不可不察也好則物之通稱牛則物之定形以通稱隨定形不可窮極者也設復言好馬則復連於馬矣則好所通無方也設復言好人則彼屬於人也則好非人人非好也則好牛好馬好人之名自離矣故曰名分不可相亂也五色五聲五臭五味凡四類自然存焉天地之間而不期爲人用人必用之終身各有好惡而不能辯其名分名宜屬彼分宜屬我我愛白而憎黑韻商而舍徵好膻而惡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膻焦甘苦彼之名也愛憎韻舍好惡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則萬事不亂也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治煩惑以易御險難以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如此頑嚚聾瞽可與察慧聰明同其治也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備能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能左右前後之宜遠近遲疾之間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於治闕矣全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其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老農長商習工舊仕莫不存焉則處上者何事哉故有理而

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爲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樂有爲有益於事不得不爲故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爲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周務而已故明主不爲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亦知言損於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於事而不能不爲故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辯所爲者極於堅僞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誅之古語曰不知無害於君子知之無損於小人工匠不能無害於巧君子不知無害於治此信矣爲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爲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爲善與衆行之爲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貴工倕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羣勇欲絶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辯不可爲戶說絶衆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通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田駢曰天下之士莫肯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

遊於諸侯之朝皆志爲卿大夫而不擬於諸侯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兎在野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則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不爭圓者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圓之自轉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轉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使不得用用與不用皆非我用因彼所用與不可用而自得其用奚患物之亂乎物皆不能自能不知自知智非能智而智愚非能愚而愚好非能好而好醜非能醜而醜夫不能自能不知自知則智好何所貴愚醜何所賤則智不能得夸愚好不能得嗤醜此爲得之道也道行於世則

貧賤者不怨富貴者不驕愚弱者不懾智勇者不陵定於分也法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富貴者不敢陵貧賤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弱此法之不及道也世之所貴同而貴之謂之俗世之所用同而用之謂之物苟違於人俗所不與苟忮於衆俗所共去故心皆殊而爲行若一所好各異而資用必同此俗之所齊物之所飾故所齊不可不愼所飾不可不擇昔齊桓好衣紫闔境不鬻異彩楚莊愛細腰一國皆有饑色上之所以率下乃治亂之所由也故俗苟沴必爲法以矯之物苟溢必立制以檢之累於俗飾於物者不可與爲治矣昔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無幾時人皆大布之

衣脫粟之飯、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軾
之、比及數年、民無長幼、臨敵雖湯火不避、居上者之難如
此之驗、聖王知民情之易動、故作樂以和之、制禮以節之、
在下者不得用其私、故禮樂獨行、禮樂獨行則私欲寢廢、
私欲寢廢則遭賢之與遭愚均矣、若使遭賢則治、遭愚則
亂、是治亂續於賢愚、不係於禮樂、是聖人之術、與聖主而
俱沒、治世之法逮易世而莫用、則亂多而治寡、亂多而治
寡、則賢無所貴、愚無所賤矣、處名位雖不肖下愚、物不疏
已、親疏係乎勢利、不係乎不肖與仁賢、吾亦不敢攄以爲
天理、以爲地勢之自然者爾、今天地之間不肖實衆、仁賢
實寡、趨利之情不肖特厚、廉恥之情仁賢偏多、今以禮義

招仁賢、所得仁賢者萬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所得不肖
者觸地是焉、故曰禮義成君子、君子未必須禮義、名利治
小人、小人不可無名利、慶賞刑罰君事也、守職效能臣業
也、君料功黜陟、故有慶賞刑罰、臣各愼所任、故有守職效
能、君不可與臣業、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與、謂之名
正、名正而法順也、接萬物使分別、海內使不雜、見侮不辱
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鬪、此仁君之德、可以爲主矣
守職分使不亂、愼所任而無私、饑飽一心、毀譽同慮、賞亦
不忘、罰亦不怨、此居下之節、可爲人矣、世有因名以得實、
亦以因名以失實、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強也、其實
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關而止、皆曰

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悅其名而喪其實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以為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衞有鰥夫時冒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姝美於是爭禮之亦國色也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違名而得實矣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有鳳凰今直見之汝販之乎曰然則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為真鳳凰貴欲以獻之遂聞楚王感其欲獻於己召而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此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疑猶錄以歸置於廡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稱家大怖復以告鄰人曰此怪之徵遄棄殃可銷於是遽而棄於遠野鄰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王得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凡天下萬里皆有是非吾所不敢誣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然是雖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有時而必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理不同而

更與廢翻為我用則是非焉在哉觀堯舜湯武之成或順或逆得時則昌桀紂幽厲之敗或是或非失時則亡五伯之主亦然宋公以楚人戰於泓公子目夷曰楚衆我寡請其未悉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不鼓不成列寡人雖亡之餘不敢行也戰敗楚人執宋國齊人弒襄公立公孫無知召忽夷吾奉公子糾奔魯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既而使魯人殺糾召忽死之徵夷吾以為相晉文公為驪姬之譖出亡十九年惠公卒賂秦以求反國殺懷公子而自立彼一君正而不免於執二君不正霸業遂焉已是而舉世非之則不知己之是已非而舉世是之亦不知己所非然則是非隨衆賈而為正非己所獨了則犯衆者為非順衆者為是故人君處權乘勢處所是之地則人所不得非也居則物尊之動則物從之言則物誠之行則物則之所以居物上御羣下也國亂有三事年饑民散無食以聚之則亂治國無法則亂有法而不能用則亂有法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國不治未之有也

大道下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故仁以導之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勸之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私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偽禮者所以行恭

謹亦所以生惰慢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齊衆異亦所以乖名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凡此八術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世非自顯於堯湯之時非自逃於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治失其道則天下亂過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籠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羣生所餐挹聖人錯而不言也凡國之存亡有六徵有衰國有亡國有昌國有彊國有治國有亂國所謂亂亡之國者凶虐殘暴不與焉所謂彊治之國者威力仁義不與焉君年長多媵妾少子孫疏宗彊衰國也君寵臣臣愛君公法廢私欲行亂國也國貧小家富大君權輕臣勢重

錯舍置也

亡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凶虐殘暴而後弱雖曰見存吾必謂之亡者也內無專寵外無近習支庶繁字長幼不亂昌國也農桑以時倉廩充實兵甲勁利封疆修理彊國也上不勝其下下不能犯其上上下不相勝犯故禁令行人人無私雖經險易而國不可侵治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威力仁義而後彊雖曰見弱吾必謂之存者也治主之興必有所先誅先誅者非謂盜非謂姦此二惡者一時之大害非亂政之本也亂政之本下侵上之權臣用君之術心不畏時之禁行不軌時之法此大亂之道也孔丘攝魯相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先誅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

熒惑也

而竊盜姦私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彊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熒衆、彊記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六子者異世而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小人成羣、斯足畏也、語曰佞辯可以熒惑鬼神、曰鬼神聰明正直孰能熒惑者、曰鬼神誠不受熒惑、此尤佞辯之巧靡不入也、夫佞辯者雖不能熒惑鬼神、熒惑人明矣、探人之心、度人之欲、順人之嗜好而不敢逆、納人於邪惡而求其利、人喜聞己之美也、善能揚之惡聞己之過也、善能飾之得之於眉睫之間、承之於言行之先、語曰惡紫之奪朱、惡利口之覆邦家、斯言足畏而終身莫悟、危亡繼踵焉、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國、萬物所不能亂、奇者權術是也、以權術用兵、萬物所不能敵、凡能用名法權術、而矯抑殘暴之情、則己無事焉、己無事則得天下矣、故失治則任法、失法則任兵、以求無事、不以取彊、取彊則柔者反能服之、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則民不賴其生、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末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人君之所宜執、臣

轉音情

下之所宜慎田子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曰聖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側越次荅曰聖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已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於已已非理也已能出理理非已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萬世之利唯聖人能該之宋子猶惑質於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莊里丈人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毆盜出行其父在後追呼之曰盜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毆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幾殪康衢長子字僮曰善犢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乃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復往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周

腊音昔乾肉也

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有必不行者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無敢恨汝無敢思令必不行者也故為人上者必慎所令凡人富則不羨爵祿貧則不畏刑罰不羨爵祿者自足於已也不畏刑罰者不賴存身也二者為國之所甚而不知防之之術故令不行而禁不止若使令不行而禁不止則無以為治無以為治是人君虛臨其國徒君其民危亂可立而待矣今使由爵祿而後富則人爭盡力於其君矣由刑罰而後貧則人咸畏罪而從善矣故古之為國者無使民自貧富貧富皆由於君則君專所制民知所歸矣貧

則怨人賤則怨時而莫有自怨者此人情之大趣也然則不可以此是人情之大趣而一槩非之亦有可矜者焉不可不察也今能同筭鈞而彼富我貧能不怨則美矣雖怨無所非也才鈞智同而彼貴我賤能不怨則美矣雖怨無所非也其敝在於不知乘權藉勢之異而惟曰智能之同是不達之過雖君子之鄙亦君子之恕也人貧則怨人富則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祿施於已也起於情所難安而不能安猶可恕也驕人者無苦而無故驕人此情所易責而弗能責弗可恕矣衆人見貧賤則慢而踈之見富貴則敬而親之貧賤者有請賕於已踈之可也未必損已而必疏之以其無益於物之具故也富貴者有施與已親之可也未必益已而必親之則彼不敢親我矣三者獨立無致親致疏之所人情終不能不以貧賤富貴易慮故謂之大惑焉窮獨貧賤治世之所共矜亂世之所共侮治世非爲矜窮獨貧賤而治是治之一事也亂世亦非侮窮獨貧賤而亂亦是亂之一事也每事治則無亂亂則無治視夏商之盛夏商之衰則其驗也貧賤之望富貴甚微而富貴不能禀其甚微之望夫富者之所惡貧者之所羡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榮然而弗禀弗與同苦樂故也雖弗禀之於我弗傷今萬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之望富貴其所望者蓋欲料長幼平賦歛時其饑寒省其疾痛賞罰不濫使役以時如此而已則於人君弗損也然而弗禀弗與同勞逸

故也、故爲人君不可弗與民同勞逸焉故富貴者可不羆
貧賤者人君不可不羆萬民不羆萬民則萬民之所不願
戴所不願戴則君位替矣危莫甚焉禍莫大焉
兩智不能相使兩貴不能相臨兩辯不能相屈力均勢敵
故也
專用聰明則功不成專用晦昧則事必悖一明一晦衆之
所載
祿薄者不可與經亂賞輕者不可與入難處上者不可
不慎
右馬元會意林所採尹文子數言是書不載必有殘缺處
因附錄之

子華子序

子華子程氏名本字子華晉人也晉自頃公失政政在六卿趙簡子始得志招徠賢儁之士爲其家臣子華子生於是時慱學能通墳典丘索及故府傳記之書性闓爽善持論不肯苟容於諸侯聚徒著書自號程子名稱籍甚聞於諸侯孔子遇諸郯歎曰天下之賢士也簡子欲仕諸朝而不能致乃遣使者奉纁幣聘以爲爵執圭是時簡子殺竇犢及舜華孔子爲作臨河之操子華子亦逡巡不肯起簡子大怒將脅之以兵子華子去而之齊齊景公不能用也子華子館於晏氏更題其書曰子華子簡子卒襄子立子華子反於晉時已老矣遂不復仕以卒今其書編離簡斷

以是門人弟子共相綴随紀其所聞而無次叙非子故所著之書也大抵子華子以道德爲指歸而經紀以仁義存誠養操不苟於售唯孔子然後知其賢齊大夫晏平仲與之爲久要之交當時諸侯以勢相軋爭結怨連禍日以權譎爲事子華子之言如持水納石不相醻荅卒以不遇可爲酸鼻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序

子華子上卷

陽城胥渠問第一

陽城胥渠因北宮子以見子華子曰胥渠願有所謁也夫太初胚胎萬有權輿風轉誰轉三三六六誰究誰使夫子聞諸故記者審矣其有以發也胥渠願承其餘子華子曰噫嘻本何足以識之請以嘗試言之而子亦嘗試而聽之夫混茫之中是名太初實生三氣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玄玄資於元元資於始始資於初太貞剖割通三而爲一離之而爲兩各有精專是名陰陽兩兩而三之數登於九而究矣是以棲三陰之正氣於風轉其專精之名曰太玄棲三陽之正氣於水樞其專精之名曰太一太一正

焱音洫火焰也

陽也太玄正陰也陽之正氣其名赤陰之正氣其色黑水陽也而其伏爲陰風陰也而其發爲陽上赤下黑左青右白黃潛於中宮而五運流轉故有輪樞之象焉水涵太一之中精故能潤澤百物而行乎地中風涵太玄之中精故能動化百物而行乎天上上赤之象其宮成離下黑之象其宮成坎夫兩端之所以平者以中存乎其間故也中名未立兩端不形是以坎離獨幹乎中氣中天地而立生生萬物新新而不窮陽氣爲火火勝故冬至之日燥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之日濕火則上炎水則下注鳥飛而上魚動而下物類相動焱本相應孰究其所以來誰使其所以然因其然也然不然也然乎不然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

瀹音氳水深廣也

夫是之謂萬物原上決而成天下決而成地旣巳決也命之曰中決必有所合也命之曰和中和玄同萬物化生夫是之謂三三六六陽城胥渠曰微夫子之言吾幾於不靈

子華子曰噫嘻本何足以識之請以嘗試言之而子亦嘗試聽之

子華子曰夫道一也我與道而爲三矣而我之百骸九竅毛髮膏澤藏腑肝膈吹噓吸引滋液吐納無非道也自此以往大撓甲子所不能紀也是故道立於一而萬物之變也百事之化也散而爲萬殊瀹淪而無涯古之知道者務全其生務全其生者不亡其所有也不亡其所有者道之守也道之守者神之舍也是故全生者爲上虧生者次之

死次之、迫斯爲下矣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夫虧生則於其所尊者薄矣其虧彌甚則其尊彌薄、所謂死者、無有所知而復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也辱莫大於不義不義者迫生也故曰迫生不如死、人之常情耳聞而目見也、耳聞所甚惡、不如無聞目見所甚不欲、不如無見是、以迅雷則掩耳恐故也所貴乎嗜梁肉者非腐鼠之謂也、所貴乎飲醪醴者非敗酒之謂也、所貴乎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夫迫生之人鞠窮而歸、故曰迫斯爲下矣、

公仲承問於程子曰、人有常言黄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於首山、作大爐焉鑄神鼎

胡俗作鬍

於山上、鼎成羣龍下迎乘彼白雲、至于帝鄉羣小臣不得上升攀龍之胡力顫而絶帝之弓裘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故名之曰烏號之弓而藏其衣冠於橋陵信有之乎、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譎怪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知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異氣異則知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相使者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持者知識也人之異於龍龍之異於鼎鼎之異於雲言之辯也惡足以相感召而賓使之耶其不然也必矣世之好譎怪也、吾聞之太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者、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貢也曲言者假以指諭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而僞

則知者正之、譎甚而殽亂則知者止之、夫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爲百福之宗、爲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錬劉質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爲大爐、鼓陽化也、神鼎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羣龍者衆陽氣也、雲者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關、而心術之變也、帝之謂所類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爾、然而每成而每上也、每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羣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上也、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冠者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

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逝也、號以決其慕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揄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誆欺、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爲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夫人之大常、生而少壯、轉而爲衰老、轉而爲死亡、聖凡之所共也、上知之所弗幸免焉者也、且自故記之所傳、若存而若亡、大庭中黃赫胥尊盧以來、所謂聖人者不一族、吾誠恐大圜之上嶢榭聯累、雖處什伯不足以處也、而復何所主宰臣何所使而其昏昏默默、以至于今也、是不然之甚者也、然而世之人知者歆羨、愚者奔趍、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夫周之九

鼎禹所以圖神姦也黃帝之鑄一、禹之鑄九、其造爲者同、而所以之適焉者頓異是可以決疑矣且世之傳疑也不唯其傳昔宋有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溉汲焉常一日而一人居外憼其如是也鳩工而穿井于庭家相與語曰、今吾之穿井得一人矣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國人更相道之語徹于宋君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丁氏對曰、自臣穿井家獲一人之力、非得一人於井也是故黃帝之鑄神鼎是井中人之譬也、知者正之是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之譬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爲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此吾所以反之復之而不能已者也小子志之、

鄭子以達于禮聞於諸侯子華子亟往從之、見鄭子焉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禮先王所以定之也、非所以搖之也夫禮先王所以開之也非所以暴之也青黃黼黻文章之觀盡而五色渝宮徵還激生生之聲足而八音汨陸有繯罝水有網罟而飛羽伏鱗無以幸其生矣詩不云乎潛雖伏矣亦孔之照今鄭子非徒搖之也又從暴之也鄭子而達於禮樂異乎吾所聞肅駕而起遵塗而歸

孔子贈第二

子華子反自郯遭孔子於途傾盖而顧相語終日甚相親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而對曰由

徐徐于于皆安也 筆司 憤

閭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固哉由也、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風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子華子曰惟道無定形、虛凝爲一氣散布爲萬物、宇宙也者、所以載道而傳焉者也、萬物一也、夫孰知其所以起、夫孰知其所以終、凝者主結、勇者營散、一開一歛、萬形相禪、太古之時、澹泊恬愉、鹿聚而麕居、其知徐徐、其樂于于、夫是之謂宇、有無以相攻也、高下以相傾也、盛盈蚉息以相薄也、龐洪蘆符以相形也、由是以生、由是以死、由是以戲、由是以成、夫是之謂宇宙、宇者情相接也、宙者理相通也、

是故惟道無定形、虛凝爲一氣、散布爲萬物、宇宙也者所以載道而傳焉者也、

子華子曰、夫言之所以感、爲響響、欲絶而感己移、意之所以將、爲思思、未革而事前輟、何則、精神之所弗包焉故也、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齊、而俱王於天下、明族善類、而誅鋤醜厲者、法之正也、其所以能行焉、精誠也、精誠不白、則無以王矣、其在後世、以急刻而責恕、以譎僞而課忠、言非其願意、非其貞、而保人之弗叛、悲夫、是正坐於夕室也。是白之懸而黑之募也。是縱權於陸而發軔於川也。其亦不可以幸而幾矣。是以欲治之君、將以有爲於是者、必先正其本、術定其精、而不搖、保其誠而弗虧、夫然後

出言以副情端意以明指世雖亂也俗雖汙也而曰感不
效於影響者吾斯之未能信
子華子居於苓塞趙簡子將用之使使者將幣於閭曰寡
大夫之使使下臣敬脩不腆以勤先生之將命者子華子
反幣再拜以肅使者而進之於庭又拜而受辭曰主君之
民其如獲罪戾其敢逃刑以其弗嗇之故而適抱薪縲之
憂疾且有間則我請造於朝其敢重辱主君之命使者
曰寡大夫且有緒言使下臣敬致諸執事唯是晉國之寵
靈願與先生共之先生不違勤而既以行請祿從者以爵
執圭子華子沒階而進再拜而言曰主君之民其求有職
業於朝也且有惡疾不堪君之命弗敢以與聞再拜而遂

意北宮子名　瞢音蒙

使者於門反其室聚帑將行其弟子族立而疑北宮子曰
意聞之身脩於私名升於公古今之通誼也主君國之宗
卿也政所自出以禮交而弗答無乃不可乎子華子曰意
吾以爾為可以忘言也而猶有萌焉夫萌於中必瞢於外
其意之謂矣且彼召我者夫豈徒然哉必有以處我者矣
為人之所處者不得安其所自處矣是故古之人慎於其
所以處也昔者吾友自郯聞語於孔子屬屬焉不忘於心
孔子之所志其過人者遠矣日者主君之召也孔子轍環
於河滸而弗肯以濟援琴而寫志命之曰臨河之操其辭
曰河之水洋洋兮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孔子之所以弗至
是乃我之所以行也意吾以爾為可忘言也而猶有萌焉

夫以小人之所察、而量君子之心、意爾其殆矣、北宮子遂
强以見趙簡子、簡子聞子華子至、再拜而迎曰、不穀得奉
社稷之靈、以撫有四封之內、先君有禮所以見賓、客而交
際之紀、盧人實典治之、吾子辱而在於弊邑有日矣、以歲
之不易、而隸人有朝夕之虞、願致戎邑方三四十里若五
六十里、以爲芻秣之共、吾子其曲意以臨之、子華子曰、臣
也不武、年運而往矣、顛毛種種、懼不任君之事、以爲司敗
憂也、君有四圉以扞四方、臣弗堪也、明日子華子行、食於
茇亭之口、北宮子曰、春未有失也、絕人之善意而文刮迹
以去之、夫子所以責人者太察矣、子華子曰、然、非爾所及
也、夫秦君之志大而求遠、其所以望於我者厚、則吾無以

司敗理刑官名

堪其求矣、且爾一聞牧野之事乎、周之六師壓郊而陳、武
王韈係解焉、有五臣者將受誓事於前、王顧而使之係、五
臣者相目而對曰、臣之所以事君王、非爲係韈者也、王不
得已乃釋旄鉞而親係之、夫人君能致其臣能有所不爲、
然後能無不爲也、本也、末能無不爲者也、能有所不爲矣、
子華子遊趙、趙簡子不悅、燭過典廣門之左、簡子召而語
之以其故、燭過對曰、彼庶人也、而傲侮公上、法所弗賓也、
且無以爲國矣、簡子曰、而士以兵之、燭過至夸塞、子華子
之行者五日矣、燭過反命曰、無及也、簡子悔之、使使者於
齊、而使董安于寓書以招之、子華子稽首而來、再拜以肅
使者于庭、而授之辭曰、主君之亡臣某、不能東脩越在諸

侯以爲主君憂臣聞之物爲於所耳士爲於所守主君之亡臣不佞而有四方之志其敢以爲執事者之所辱夫丘陵崇而穴成於上狐狸藏矣溪谷深而淵成於下魚鼈安矣松栢茂而陰成於林塗之人則蔭矣主君之亡臣不佞實有隱衷唯執事者昭明其所存如日月之升以光燭於晉國將四海之士重繭狎至以承主君之令聞夫豈唯亡臣亡臣雖復野死以寘溝畎其敢忘主君之賜唯執事者財幸焉簡子得書召無恤而戒之曰燭過小人也實使我獲罪於本吾且死汝必反之慎不忘也襄子曰諾

北宮子仕第三

北宮子將仕於衛子華子曰意來子之所以自事其心者

亦嘗有以語我乎北宮子曰意未得以卒業也以是樵蘇之弗繼糊其顚頻於人雖然謹志其所欲爲於善而遠其惡也庶幾於完子華子愀然變乎容有間曰意是何言歟善奚足願而惡奚足違吾語若聖人不出天下潰潰日趨於迷欲以有已而卒於喪也已欲以違之於人而卒於失人凡以善故王者作興將以濯滌今世之惛怓去善其始可乎哉善弗去亂未艾也而又奚以善爲北宮子曰嘻有是哉願畢其說子華子曰人中虛圓不徑寸神明舍焉事物文滑如理亂棼如涉驚浸一則以之怵惕一則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創是則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徑寸之地如炎如冰矣夫所謂神明者其若之何而堪之神弗留則

蠱明弗居則耗、而又奚以善爲古之知道者、洎兮如大羡
之未調謕謕兮如將孩、隨推而遷、因蕩而還、精白津津若
遺、而復存其、神明休休常與、道誅去羡去慕、孰知其故、今
子之言曰謹志於爲善、則不善者將誰與、耶違子之所惡、
則惡將誰歸耶、予而勿受、歸而勿納則必有忿悁之心起
而與我立敵矣以我矜願之意而接彼忿悁之心、何爲而
不鬪、鬪且不止、小則嚚淩詬誶、大則碎首穴胷、夫以若之
言而幸於完、其幾於殆矣北宮子曰嘻若是其甚也子華
子曰有甚哉、吾語若禍之所自起、亂之所由生、皆存乎欲
善而違惡、今天下老師先生端弁帶而說乃以是召亂也
學者相與熏沐其中、徇而亦唯此之事、是事禍也、父以是
故不慈、子以是故不孝、兄以是故不友、弟以是故不共、夫
以是故不帥、婦以是故不從、君以是故不仁、臣以是故不
忠、大倫蠱敗、人紀消亡、結轍以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
夫石碏欲完其名而殺厚、公子輒欲專其國而拒蒯聵、甯
生克段忽出而突入、季友鴆慶父、叔向誅鮒、雍糾之妻尸
糾於朝、莊(或作叔)仲子欲託其帑於會而先斃其室、先君厲公
一言而殺三郤、華督父并忽(或作忍)於與夷、毛舉其目尚不勝
爲數也、是皆名爲求得所欲而能遠所不欲者矣、然且大
倫斁敗、人紀消亡、結轍以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吾
語若亂之所由生、禍之所自起皆存於欲善而違惡、夫人
之中虛也、不得其所欲則疑、得其所不欲則惑、疑惑載於

中虛則荆棘生矣父不疑於其子子必孝兄不疑於其弟
弟必共夫不疑於其婦婦必貞君不疑於其臣臣必忠是
還至而效者也百事成而一事疑道必麼三人行而一人
惑議必格大道之世上下洞達而無疑志堯舜三代之王
也無意於王而天下治所循者直道故也是以天下和平
天下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人平也人之所
以平者心平也夫平猶權衡然加銖兩則移矣載其所不
欲其爲銖兩者倍矣故曰矜功者不立虛願者不至非唯
不足以得福而行又以召禍故吾不悅於子之言今子亦
平其所養而直以行之何往而不得何營而不就而又奚
以善爲且善不可以有爲也堯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

舜亦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是上與下爭爲善也上與
下爭爲善是兩實也兩實則烏得平平不施焉則惡得直
失其所以平直則堯無以爲堯矣舜無以爲舜矣吾子謹
志於堯舜也而又欲以善爲北宮子之衛主於叔車氏叔
車氏有寵於衛君國人害其嬖而將討之北宮子喟然歎
曰吾爲是違夫子之言也是以獲戾於此也吾何以衛爲
致其所以爲臣而歸

晏子治阿三年毀聞於朝公不悅召而將免焉晏子辭曰
臣知過矣請復之三年而舉國善之譽言四達公將致其
所以賞晏子辭焉公曰何謂也晏子對曰昔者臣之所治
君之所當取也而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誅

也而更得貴焉非臣之情臣不願也子華子聞之曰晏子可謂直而不阿者矣晏子之辭受其可以訓矣齊之蕪也固宜夫人之常情譽同於已者助同於已者愛同於已者愛之反則憎必有所立矣助之反則擠必有所在矣譽之反則毀必有所歸矣然而人主不之察也左右執事之臣從而得其所欲爲則不禁也世之治亂蓋常存乎兩間齊之蕪也固宜

子華子曰元者太初之中氣也天帝得之運乎無窮后土得之溥博無疆人之有元百骸統焉古之制字者知其所以然是故能固其元爲完具之完殘其所固爲寇賊之寇加法度焉爲冠冕之冠故曰殘固之謂寇毀賊則爲賊夫穿垣竇發鐍鐍其盜之細也夫

虎會問第四

虎會以其私問於程子曰主君何如主也程子曰昔堯舜在上塗說而巷議所不察也是是非非之謂士試爲吾子推言之本也不敢以古事爲考先大夫文子之志也好學而能受規諫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身舉士於白屋之下者四十有六人皆能獲其赤心公家賴焉及其殁也四十有六人者皆就賓位是其無私德也夫好學知也受規諫仁也無私德焉忠也江之源出於汶山其大如甕口其流可以濫觴順流而下控諸羣荊廣袤數千里方舟然後可以濟此無他故也所受於下流者非一壑也夫先大夫文子其訓於是矣是以有孝德以出公族有恭德以升在

位有武德以佐爲正卿用能光融於晉國顯輔其君以主
盟於諸夏矣天下賴其仁兵稍之不試者垂十許年今主君
懋昭其勳庸而光貴於趙宗無以則先大夫文子是焉取
則尚德率義以弘大其光烈其將有譽於四方也乃若范
氏中行氏弗自亮也而以覆其宗卿此則主君之所知也
虎會曰辯矣夫子之言願少進也會得間而謁諸主君庶
幾其有瘳程子曰詩不云乎王欲玉女是用大諫夫糾其
邪志而濟其所乏是忠臣之所留察也吾子其勉行之矣
本聞之山有猛虎林樾弗除江河納汙衆流是瀦昔者秦
穆公以秦之士爲不足也起蹇叔於宛迎邳豹於鄭取由
余於戎拔百里奚於市用強其師以伉慧懷于斯時也晉

國翦焉唯秦是從是故國以士爲筋幹不可以不察也今
主君之未得志也有竇叔子者推其後而進之有舜華者
挽其不及而使之當於理有吾丘鴆者展布四體以爲紀
綱之僕本聞之竇叔子之爲人也強毅而有立方嚴而不
剴其事主也齊戒祓濯而無有回心舜華多學而強記恥
其所聞不惠於古初其立論挺挺而不可以奪吾丘鴆年
十有五而始以勇力聞及其壯佼也四鄰畏之能以人投
人以車投車其視太行之險猶之步仞之丘此三臣者舉
晉國之選也主君之所與懋昭其庸而光貴于趙宗者也
公室六分河山之間龜圻而鼎立范氏中行氏不庇其社
而頹其宗主君之所不刊則繫此三臣之助今無故而戮

叔子矣又斃舜葬於野以罪名不聞於國人吾丘鳩恐焉褁糧而之於他國主君其未之思耶何其首尾之剌戾也如是則主君之所以遠於大競者也吾子主君之信臣也夫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心焉聖人之所畏也今吾子能弗憚煩而以其玭玭之思務以箴主君之闕遺將國人是賴吾子其勉行之矣

子華子見齊景公公問所以爲國奈何而治子華子對曰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有意於爲則狹矣有意於治則陋矣夫有國者有六物也所以持之者大矣狹且陋者果不足以有爲也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公曰然則國不可以爲矣乎子華子曰非然也臣之所治者道也道之爲治厚而不懤敬守其一正性內足羣衆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境以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同此神農氏之所以長也堯舜氏之所以章也夏后氏之所以勤也夫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加多矣請者加多則是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爲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又將自以爲多夫是之謂重塞之國上有諱言之君下有苟且之俗其禍起於欲爲也其禍起於願治也夫有欲爲願治之心而獲重塞之禍是以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昔者有道之世因而不爲責而不詔

庀音比具也

齗音銀辯爭也

惛音吻悛也愬音訴

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覈實官庀其司、以不知爲道以柰何爲寶神農曰若何而和百物調三光堯曰若何而爲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洽靑北九陽奇怪之所際、是故此王者天下以爲功後世以爲能以故記之所道、而君之所知也臣蘙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齊之所以爲齊者抑以異矣鐘鼓柷圉、日以抎考而和聲不聞司空之刀鋸齗齗如也、而罪咎滋長諸侯之賔客、肓其唇吻而爭進諛言、左右在廷之人主爲蔽蒙僮夫豎隸、曉然皆知公上之有惛心也、造爲訶謠以蠱君心、君曾不之知也、冕旒淸晨位宁以聽愬焉以古人自耦、君之心則泰矣夫其誰而顧

肯以其一介之鄙、試嘗君之嗜好、而以干其不測之禍臣蘙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夷考所由來以君之心。勝故也、心勝則道不集矣。羣臣之不肖者。又隨而揚之。故其弊日以深。其固如性。而君曾不之知也。夫以君之明、蹠淪其所底滯而開之以鄉道、夫孰能禦之。抑臣聞之萬物之變也萬事之化也、不可爲也不可究也、因其然而推之、則無不得其要者矣、故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公曰洋洋乎而之所以言、吾欲以有說而無所措吾辭、而之道愽大而無俔吾、所不能爲也、嘗曰有以拂吾之陋心、子華子退而食於晏民

子華子往見季沈、季沈曰自吾從於夫子也、轍迹不遺於

四國未有終歲以處也、夫子亦勤且病矣哀也鄙人不通於夫子之量天下失道黑白溷溷而吾夫子駕其說將安之哀將有以請而弗敢也願質之於吾子、子華子曰然仲尼天也其可違物而莫之繫乎其可絶物而自營乎日月不宇宙四指必迷所鄉矣仲尼人之準繩也仲尼之轍迹則病矣而亦皇暇之恤季沈曰敢問吾子之不試何也子華子曰本也何足以望夫子夫子軫方而轂圓者也將無乎而不可我則有所可也夫以我之所可而從夫子之無乎不可逝將從其後也

晏子第五

子華子謂晏子曰天地之間有所謂隱戮者而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乎、晏子曰何謂也、子華子曰天地之生才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擁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天地之所大忌也日月之所燭燎也陰陽之所杌移也鬼神之所伺察也是以帝王之典進賢者𧶠上賞不薦士者罰及其身善善而惡惡其實皆衍于後嘗試觀之夫物之有材者其精華之蘊神明之所固護而祕惜不可以知力窺也蒙金以沙固玉以璞珠之所生漩洄之淵而隈澳之下也豫章楩柟之可以大斲者必在夫大山穹谷孱顏嶇峿之區抉剔之掎摭之剥削之苟不中於程度則有虎狼蛟鼉虺蜴之變雷霆崩隧覆壓之虞何以故天地之生才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

孱顏卽嶄巖

也。如之何其將擁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是之謂違
天而黷明。違天而黷明、神則殛之雖大必折、雖炎必撲荒
落而類圮敗而族夫、是之謂隱戮。隱戮也者陰隙之反也、
如以匙勘鑰也、如以璽印塗也、必以其類其應如響、晏子
曰駭乎哉吾子之言也、嬰也願遂其所以聞子華子曰大
夫無甚怪於余之所以言也、余之所以言其有以云也、今
夫人之常情爲惡其毀也成惡其虧也、於其所愛焉者、則
必有恪。固之心、恪固之心萌於中虛卒然而攻其所甚愛、
則必曹起而爭、爭而不得則必氣沮而志奪、氣沮而志奪、
則拂然而怒填乎膺、拂然而怒填乎膺、則將無與爲敵者
矣天地之所以生材也甚愛之甚惜之則其所以有恪。固。

眛物蔽目不明

之心曾何以異夫人之常情、世之人莫之或知也、徒恃其
胷臆之私與、其狡譎變詐之數、翕翕而訿訿、巧觝而深排、
規以幸人不已勝也何有天、地之鑒也、神明之照也、甚可
畏也、甚可怖也、如使之氣沮而志奪、拂然而怒以充塞乎
兩間、偏俱戹壓聚而爲陰陽之罰其中於人也必慘矣是
必至之勢而無足經怪者、悲夫世之人莫之或知、知之者
其幾於道矣本也晉國之鄙人也、嘗得故記之所道者矣、
昔先大夫欒武子之在位也、夙夜靖共矯枉而惠直不忘
其執守而以從其君、厥有顯聞布在諸侯之冊書逮其嗣
主則不然。弗類于厥心、放命以自賢怙寵專權翦棄人士
圖以封殖于厥躬、國人疾視之如目有眯焉、日移其志以

慆憂也

觧上音

速厥罰、欒氏以志。昔先大夫隨武子之在位也、明睿以博識晉國之嶲老也、然且慆焉而不自居、惟曰余有所不見、惟曰余有所不知、惟曰余有所不聞、瞑有所志、旦而升諸公、是以晉國之士、無遺其材者、用能光融昭著、以有立於朝、父子兄弟以世及也、而爲晉宗卿、逮其嗣主則不然、嚚嚚自庸而巧、持其非心毀本塞原、甚於虺目、唯諛佞之小夫是昵、是用洯然知者遠之、洒然善者伏藏、以在下、日移其志以速厥罪、范氏以亡。昔先大夫中行文子之在位也、拔識俊良、振其滯淹、人之有技能如出於厥躬、恪謹弗懈、惟力是視、是以能相其君以尋盟諸侯、逮其嗣主、以苛爲察、以欺爲明、以刻爲忠、以計多爲善、以聚歛爲良、崩角摘齒、恐人之先己也、門如閙市、惟利是視、憸人乘間而會逢其惡、極其回邪、如鬼如蜮、日移其志以速厥罰、中行氏以亡。凡此三主者晉國之世臣也。所謂崇蘊穹隆而不遷之宗也。而又其先大夫皆有玄德、以媚于上下神祇、其在嗣主荒墜厥訓、用以覆宗滅緒。餒其先靈、而不得以血食于晉國、無他故也、恃其盛強昌庶而蔑棄於理、憑人而勝天藏伎於中、而以之違天地之所恪、固是以其酷如是也、而況於單族後門之士、竊人之爵祿、而邀覬於一時之幸、虛猲而恫疑、且懼人之出於其上也、疑似之迹未明、同異之志未講、而蹷之蔽之、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則其得禍也必。有深於晉之三主者矣。夫築垣墉者務其高而不務其實、

高不隱仞、而塞傾之矣、以兩手而揜人之聰明、自以爲得
也、而不知其聾瞽之疾已移於己也、悲夫、夫豈不爲之大
哀矣乎、晏子曰、駭哉乎言也、微吾子嬰無所聞之、嬰也請
刻諸佩觽以志其不忘也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齊之公室懼卑、柰何、子華子曰、夫人
之有欲也、天必隨之、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昔者軒
轅二十五宗、故黃祚行于天下、于今未忘也、宗周之王也、
姬姓之封者凡七十、夫指之不能率其臂、猶臂之不能運
其體也、今齊自襄桓以來、斬斬焉、朝無公姓、野無公田、帶
甲橫丘挾轂而能戰、非公士也、結綬纚纚、位列而籍居、非
公臣也、公族之子若其孫、散而之於四方、惟童隸是伍、公
所以與俱者、自有肺腸者也、於詩有之、豈無他人、不如我
同姓、何以是踽踽而以臨於人上也、齊將卑、是求、夫何懼
而不獲、今之人分財賄而設鉤策焉、非以夫鉤策者爲能
均也、使善惡多寡無所歸其怨也、是以聖人窮造物以爲
識量、然且龜卜蓍筮以爲決、所以立言於公也、聲出而應
律、身出而協度、然且權量尺石以爲器、所以立正於公也、
義適而理訓、舉天下無敢以容其議、然且書契章程以爲
式、所以立信於公也、德澤汪濊、威制宏遠、盡四海之大無
不面納、然且法制禮籍以爲準、所以立義於公也、今齊則
不然、所以爲國舉出於私矣、非止乎此而已也、而又公斂
其怨、私受其禍矣、公實其名、私享其實矣、齊之亡於公室

也、非一日也、故齊將畢、是求、夫何懼而不、獲
子華子曰、昔先王之制法也、有本術焉、有末度焉、因而弗
作、守而弗爲、去羨去慕、與四時分其叙、與寒暑一其度、不
言而民以之化、不令而民以之服、是以能因則大矣、能守
則固矣、夫有心於作法之細也、作而刻其眞法之原也、法
也者、制世之麤迹也、而且不可以容心焉、而況於營道術
乎、於傳有之、循道理之數、而以輔萬物之自然、六合不足
均也、七十九代之君、其爲法不同、而俱王於天下、用此道
也、

子華子下卷

晏子問黨第六

晏子見於子華子曰、日者嬰得見於公、公惡夫羣臣之有
黨也、曰子將何方以弭之、嬰無以應也、吾子幸教以所不
逮、虛心以承、子華子曰、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游
士之所以不立於君之朝、以黨敗之也、人主甚惡其黨、則
左右執事之臣、有以藉口矣、夫左右執事之臣、其託寵也
深、其植根幹也固、背誕死黨之交、布散離立、聯累羅絡、而
爲之疏、苟非其人也、則小有異焉者、不得以參處乎其中
間也、士以潔廉而自好者、夫孰肯舍其昭昭以從人之昏
昏、洒焉若將有浼焉、必不容矣、是以左右執事之臣因其

偷而隳之曰黨人也人君曾不是察隨其所甚惡而甘心
焉於是有流放戮辱之事夫士之自好者削斲數椽足以
自庇而一簞之食足以糊口其孰肯以不貲之軀而投人
主之所必怒者耶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小人之
始至於齊也小巽者不容而已矣今則疑似者削跡矣小
人之始至於齊也媮婀脂韋者未必御也今則服冕而乘
軒者矣小人之至於齊爲日未數數也而其變更如此齊
其未艾也人君曾不是察而左右執事之臣又原君之所
甚惡因以隳游士之偷舉齊之朝將化而爲私人矣日往
而月易築壇級於宮而君不得知也嘻君之及此言也齊
其殆矣乎

子華子謂晏子曰夫治有象大夫亦嘗聞之矣乎晏子曰
嬰願聞之於吾子矣子華子曰治古之時其君之志也端
以有循其臣同德比義而無有異心朝無幸位事無失業
其四野之外耒耜從其宜溝畎以其便其民願而從法踈
而弗失上下翕翕唯其君之聽盎氣伏息災疫不作四鄰
寢兵而珪玉纁幣以承其權此非治象而云何今齊之正
言不聞聰明不開朝第而不除野荒而荐饑其去治象也
遠矣無等級以寄言者矣本聞之下無言謂之暗上無聞
謂之聾聾暗之朝上有放志而下多忌諱齊之謂也且合
升勺龠合以登之斛廩則成矣太山之高非一石之積也
瑯琊之東渤澥稽天非一水之鍾也所以治國家天下者

非一士之言也。今齊之執事者其悖矣乎。墨以為明、孤而為蒼、以一為二、以二為三、公不能禁也。植黨興而護其所同、思前而排抵姘婀脂韋者日至於君之前。固寵而恃便公、不能禁也。猶之買馬者然。不論其足力、而以色物毛澤而為儀、則廐無走馬矣。猶之售玉者然。不論其廉貞溫粹而無瑕者、而以大小徑廣為儀、則篋無連城矣。唯士亦然。論士不以其才、而以勢地為儀、則伊尹仲父不立於朝矣。且齊之為國也、表海而負嵎、輪廣隈澳、其塗之所出、四通而八達、游士之所湊也。今齊君之所習而狎者、非鮑國之私人、則崔田之黨也。游士無所植其足矣。游士無所植其足、則憑軾結轍而違之。夫游士之所以去、則治象之所以

經萃即推悴

此二段深達大躰

不存也。本聞之窮鄉下里、其為叢祠也、不過於卮酒而臠肉、蕪國之社不難於請福。今齊之蕉萃也甚矣。所欲以為治者、不半於古之人、而功則畧具矣。夫子之於齊君也、朝夕進見、而猶固惜自愛也、獨不出其謦欬、而覘以振起之、夫子之仁心抑已褊矣。晏子曰、善繖吾子。嬰無所聞之。嬰之於君、犬彘之臣也。吾子之言之也、嬰則有罪矣。晏子問於子華子曰、聖人尚儉、於傳有之乎。子華子曰、有之。夫儉聖人之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晏子曰、嬰聞之、堯不以上階為陋、而有虞氏怵戒於塗髹、其尚儉之謂歟。子華子曰、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

薄、神化回湻商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
而精不搖、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儉、而聖人之
所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何哉、大
夫之所謂儉者。夫視入以爲出。庾氏之職業也。操嬴而制
餘。商賈子之所爲也。中人之家計口、然後食、閭里之志也。
乃若天子者大宮也。有天下者大器也。臨萬品、御萬民、窮
天之產、罄地之毛、無有不共、無有不備、此則古今常尊之
執也、柰何而以閭里之所志。商賈子之所爲。庾氏之職業、
仰而議、夫堯舜之量哉。此腐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相
欺者也。土階塗緣之說、野人之所稱道、而於傳所不傳者
也、本聞之堯居於衢室之宮、垂衣而襞幅、遂如神明之居、

輯五瑞以見羣后、帶幅舄而入覲者、如衆星之拱北、堯則
若固有之也、舜遊於巖廊之上、被袗衣而鼓五絃之琴、晝
日月於太常、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黃、爛如也、出則有鑾和、
動則有珮環袞、步趨中於莖韶之節、舜亦若固有之也、夫堯
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者、惡
有所謂塗緣以自怵戒者、此腐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
相欺者也。故記所不道也。桀紂之亡天下也以不仁。而不
以奢也。戒奢者有禮存焉。禮之所存可約則殺、可豐則腴、
豈有攬四海之賦、受九畡之經入、而土階以居、欲以塗緣
而不敢也、其不然也必矣。且先王之制也、改玉則改行、旂
旒冕璪以示登降之品、今汙世人不通於禮也、處尊而偪

賤居大而侵小夫以王公之尊而圉隸以自奉雖爲其下矣不惟以陋於厥躬也而又旁無以施其族黨上不豐其宗祧曰吾以是爲儉也不亦夷貊之人矣乎晏子曰善徵吾子嬰無所之聞也終不敢以論約

執中第七

子華子曰聖人貴中君子守中中之爲道也幾矣寓中六指中存乎其間兩端之建而中不廢也是故中則不旣矣小人恣睢好盡物之情而極其執其受禍也必酷矣何以言之朱明長贏不能盡其所以爲溫也必隨之以揫斂之氣而爲秋玄武沍陰不能盡其所以寒也必隨之以敷榮之氣而爲春孰爲此者天也天且不可以盡而況於人乎是故誠能由於中矣一左一右雖過於中也而在中之庭一前一郤雖不及於中也而在中之皇及小人好盡則遠於中矣遠於中則必窘於邊幅而裂矣必觸於巖牆而僵矣必墜於阬塹而亡矣如以石而投之於淵也不極則不止矣悲夫天道惡盈而昧者不之知也古之君子齊戒以滌其心奉之而不敢失者其中之謂歟天地覆壓中不磨也陰陽幷交中不渝也五色玄黃亂於前中不失也悲夫世之小人快其志於俄頃之久而促失其所以爲中也危國喪身而不早悟也唯其惻然而以中怛之而不早悟也是之謂下愚而不可動化者也

子華子曰天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而入一其在人呼則

出也、吸則入也、是故一之謂專、二之謂耦、三之謂化、專者才也、耦者幹也、化者神也、凡精氣以三成、三者成數矣、宓犧軒轅所柄以計者也、赫胥大庭惝恍如有所遺者也、故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連山以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氣、大易以之而立數也、

子華子曰、道之所載四出拓（或作宕）坦、有足者斯踐之矣、夫何故乎、故也、恢潏濛澒而無不容、一與二、二與三、吾不知其攸然而同謂之平、夫何故虛故也、惟虛爲能集道、惟平爲能載道、無所於閡、無所於忤、虛之至也、左不偏於左、右不偏於右、無作好也、無作惡也、如懸衡者然、平之至也、心胷之兩間、其容幾何、然則歷陸、嶔嶇、太行、鴈門、橫塞之靈臺之關。勺水之不通而奚以有容。嗜欲炎之。好憎水之。炎與水交戰焉。則必兩相傷者矣。是故華四擴則裂、胃中滿則吮、薄氣發噎、惴怖作狂、積憂損心、心氣乃焦、故曰一虛一平而道自生、一平一虛而道自居、

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故烹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王者有嗜于理義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也、

子華子曰、生者死之對、有者無之反、庳者隆之因、虧者成之漸、大道無形無數、無名無體、以無體故無有生死、以無名故無有、有無以無數故無有隆庳、以無形故無有成虧、既已域於四象者矣、完不能無毀也、是以常華雖柔擴之

則裂礦石雖堅攻之則碎剄柔重輕大小長短雖不同也同於一盡故古之制字字爲之破而文亦如之

子華子曰周天之日爲數三百有六十閏月之時爲數三百有六十天地之大數不過乎此五方之物其爲數亦如之鱗蟲三百有六十震宮蒼龍爲之長羽蟲三百有六十離宮朱鳥爲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兌宮麒麟爲之長介蟲三百有六十坎宮伏龜爲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盈宇宙之間人爲之長一人之身爲骨凡三百有六十精液之所朝夕也氣息之所吐吸也心意知慮之所識也手足之所運動而指股之所信屈也皆與天地之大數通體而爲一故曰天地之間人爲貴

信音伸

子華子曰撞鈞石之鐘六樂合奏於庭所以寫樂也而隱憂者臨之而逾悲不主乎樂故也鬱搖而行歌俛絃而急彈所以寫憂也而安恬者得之而逾歡不主於憂故也然則憂樂在外也所以主之者内也内之所感赭蒼互色東西貿區而眛者則不之知也故曰觀流水者與水俱流其目運而心逝者歟

子華子曰渾淪鴻濛道之所以爲宗也徧覆包涵天之所以爲大也昭明顯融帝之所以爲功也道無依阿天無從違帝無決擇然則心烏乎而宅道心天也天心帝也帝心人也人之心莫隱乎慈莫便乎恕赤子匍匐使我心惻隱於慈故也陵波而先濟跂而望乎後之人便於恕故也此

心之弗失焉、可以事帝矣、可以格天矣、可以入道矣、此心之弗存焉、道之所去也、天之所違也、帝之所誅也、古之制字者、此茲爲慈、如是爲恕、非其心也、則失類而悲、是以挾道理以御人羣者、庸詎而忽諸、

子華子曰、凡物之有所由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也、軸之軸、車由是以相運也、紬之紬、絲由是以相屬也、姓伷之由、族由是以有分也、橘柚之柚、味由是以有別也、宇宙之宙、理由是以有傳也、禾之油油、穀由是以登也、雲之油油、雨由是以降也、憂心有妯、心由是以動也、左旋右抽、軍由是以止也、故凡物之有所由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者也、

大道第八

子華子曰、大道有源、其源甚眞、名曰空洞、空洞無有、是生三元、三元之功、同立於玄、縱而守之、是謂三極、衡而施之、是謂三紀、上下貫焉、是謂三才、一之所成、萬紀以生、一之所綱、萬有以藏、是故空者、無不備之謂也、洞者、無不容之謂也、大道之源、其源甚眞、無物不禀、無物不受、無物不度、廣盡於無畛、細淪於無間、付畀禀受而不加貧、醻酢應對而不加贊、故曰通於一、萬事畢、此之謂也、

子華子曰、仰而視之、玄在焉、俛而察之、玄在焉、旁行而四達、玄在焉、迎而望之、玄參乎其前也、揠是窘行、去而違之、玄瞻乎其後也、是故玄無所不在也、人能守玄、玄則守之、

不能守玄、玄則舍之、
子華子曰、火宿於心、炎上而排下、其神躁而無準、人之暴
急以取禍者、心使之也、木宿於肝、觸突干抵而銳、其神狷
束而無當、人之樸戇以取禍者、肝使之也、金宿於肺、礋訇
而不齟鑿而不能仰也、其神闒踈而無法、人之許決以取
禍者、肺使之也、水宿於腎、瑟縮以湊隂、其神伏而不發、人
之媕婀脂韋以取禍者、腎使之也、土宿於脾、磅礴而不盡、
其滲漉也、下注而不止、其神好大而無功、人之重遲濇訥
以取禍者、脾使之也、火氣之喜明也。木氣之喜達也。金氣
之喜辨也。水之氣藏也。土之氣發生也。是故事心者宜以
孝、事肝者宜以仁、事肺者宜以義、事腎者宜以知、事脾者
宜以誠實而不詐。五物宿於其所、喜五事官施其所宜。外
邪之不入。內究之不漏。夫是之謂善完。
子華子曰、甚矣世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奚足信、今有美
麗佼好之人、人之所同悅也、然而蒙之以倛首、則見之者
棄之而走、更衣之以輕紈阿裼焉、則向之走者留行矣、甚
矣世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奚足信、
周舍見子華子曰、舍聞之身脩而名不立、無爲於擇術矣、
廡蓋百品雜進於盤几而咽不下、無爲於貴饌矣、抱璧而
徒乞、無爲於貴寶矣、敢問之所以志、子華子曰然、釜鬵之
於量也、不能以容於所不受、尋墨之於度也、不能以及其
所不至、鈞天廣奏、飛鳥過而不止、崇樞續栱、猱狖逃焉、且

員動而方息所性不同也火炎而水流習使之然也今以大夫之所處而議本之所以志必不諧矣無以則有一焉而願因以有獻也夫六虛有精純粹美之氣而不敢以傳焉託於物以寫其響流形於萬有而不敢以有爲試嘗論其微矣佼麗之苦窳也而醜則堅牢華璧之易以碎也而金鐵則難陶甚矣物之不可以全也如是不可以一方歌也是不可以一伎爲也惟知道者幾幾乎其能全今大夫少脩而端慈壯長伉以有立方將揭其昭明焉而以爲人之的其犯難也果其量物也徧而又且徑往而直前矯拂人之所不欲而規以自立甚無所用之虛名此非本之所得知也夫目之明能見於百步之外而顧不見其背也准墻之後則無睹也無以則有一焉而願因以有獻也

子華子曰萬物玄同孰是而孰非孰知其初孰知其終吾無得其所以然也命之曰一一者衆有之宗也道得之謂太一天得之謂之天一帝得之謂之帝一帝一也者立乎環中扣其響而不得也味其臭而不得也渾渾兮如有容泊兮如未始出其宗茫茫兮如無所終窮天一也者爲而不宰成而不有機之所由以出焉機之所由者以入焉太一也者無不有家能化一以爲二化二以爲三因三以成萬物故曰一之變大矣在三而三在九而九有萬不同而管于一術通乎一術無一之不知昧乎一術無一之能知是故音聲顏色臭味之數不過於五五者立於一一而萬

冥冥守也

物生矣、
子華子曰、寒濕溫燥晦明之變則大矣、形恒乎化則涸、而
其形無盡、喜怒哀樂思懼之化則備矣、神經乎變則涸、而
其形有餘、正氣之在人也、上下灌注、如環之無端、莫知其
紀極也、不可以爲量也、是能使其神之所澤、鬱鬱勃勃而
不可屈、是能使其形之所宅完固靜專而不可撓、是故能
通於養氣之術者、不可以不務白也、且氣不勝邪攻之矣、
攻之而不已、則氣必挫、挫之而不已、則向於消亡矣、正氣
漸盡、邪術壯長、必傷於中而色澤外變、神去其幹而死矣、
是以古之知道者、築壘以防邪、疏源以毓眞、深居靜處、不
爲物攖、動息出入而與神氣俱、魂魄守戒、謹窒其兌、專一
不分、眞氣乃存、上下灌注、氣乃流通、如水之流、如日月之
行而不休、陰營其藏、陽固其府、源流泏泏、滿而不溢、沖而
不盈、夫是之謂久生、
子華子曰、人之性其猶水然、水之源本甚潔而無有衰穢、
其所以滋之者久、則不能以無易也、易而不能反其本初、
則還復疑於自性者矣、是故方圓曲折、湛於所遇而形易
矣、青黃赤白、湛於所受而色易矣、砰訇淙射、湛於所閱而
響易矣、洄洑滶溶、湛於其所以容而態易矣、鹹淡芳奧、湛
於其所以染而味易矣、凡此五易者、非水性也、而水之所
以爲性者則然矣、是故古之君子、愼其所以湛之、
子華子曰、天地之大數、莫過乎五、莫中乎五、五居中宮以

制萬品冐之實也沖氣之守也中之所以起也中之所以止也龜筮之所以靈也神轡之所以豐融也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是以二與四抱九而上躋也六與八蹈一而下沉也載九而復一據三而持七五居中宮數之所由生一從一横數之所由成故曰天地之大数莫過乎五莫中乎五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

此篇議論正大

北宮意問第九

北宮意問曰上古之世天不愛其寶是以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其次鳳凰至蓍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敢問何所脩爲而至於是也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也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上古之世居有以虛寡以少所以同於人者用舍也所以異於人者神明也神明之運其由也甚微其效也甚徑與變相蕩遷與化相推移陰陽不能更四序不能虧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挹之而不沖注之而不滿彼其視鳳凰麒麟也豢牢之養爾彼其視醴液甘露也畎澮之寫爾彼其視芝房竹實凡草木之異者畦圃之毓爾彼其視玉石瓌怪凡種種之族者篋襲之藏爾故曰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昔者有虞氏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周公之佐成王也希膳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歌雍詠勺六服承德凡禎祥瑞

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聖王已沒天下大亂父子貿性君臣失紀未有甚於今日也然且日月星辰衡陳於上與治世同焉而已矣故曰天道遠人道邇待著龜而襲吉福之末也顛蹶望拜而謁焉其待則薄矣故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吾恐後世之人主方且睢睢盱盱惟此之事而爲人臣者巧詐誕譎以容悅於其君舍其所當治而責成於天借或氣然而數繆也忽有鍾其變者色澤狀貌非耳目之所屬也於是奉以爲祥君臣動色士庶革聽以至作爲聲歌而薦之於郊廟錯采績畫而以夸諸其臣民奄然以爲後世莫我之如也彼其郄數於上世其所謂豢牢之養也甽澮之寫也畦圃之毓也篋襲之藏也章章焉如日星之在上也乃始矜跂而以爲希有之事夷世而不可以幸冀者也甚矣其亦弗該於帝王之量者矣

達此意者可與言養生矣

子華子居於岺北宮意公仲承侍縱言而及於醫子華子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瀹也瀹者養也腑臟之伏也血氣之留也空竅之塞也關鬲之礙也意其所未然也意其所將然也察於四然者而謹訓於理夫是之謂醫以其所有餘也而養其所乏也以其所益多也而養其所損也反其所養則益者彌損矣反其所養則有餘者彌乏矣察於二反者而加疏瀹焉夫是之謂藥故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瀹也瀹者養也北宮意曰正惟是世俗之醫所

不能爲也雖然意聞之也有所資於意不如無意之爲愈也有所待於養不如無待之爲愈也敢問人有精神也其升降上下與晝夜相通也與天地相灌注也其爲種凡有幾乎華子曰意善哉而之問也觸類以演之進乎此則與知道者謀矣吾次其所以學也而擇取之矣夫天降一氣則五氣隨之寄備於陰陽合氣而成體故有太陽有少陽有太陰有少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故陽中之陽者火是也陰中之陰者水是也陽中之陰者木是也陰中之陽者金是也土居二氣之中間以治四維在陰而陰在陽而陽故物非土不成人非土不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是故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如之血氣和合榮衛流暢五藏成就神氣舍心魂魄畢具然後成人是故五藏六腑各有神主精稟於金火氣諧於水木精氣之合是生十物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是也生之所自謂之精兩精相薄謂之神隨神往反謂之魂竝精出入謂之魄所以格物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志之所造謂之思思而有所顧慕謂之慮慮而有所決擇謂之智夫於智十累之上也至於智則知所以持矣知所以持則知所以養矣榮衛之行無失厥常六腑化穀津液布陽故能久長而不弊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户樞之不

蠹以其運故也、是以精上則滯、神惛則伏、寃拘則沉、魄散
則耗、心攸則惑志、鬱則陷意、營則罔思、滥則殆慮、殫則蒙
智礙則愚、故所謂持者持此者也、所謂養者養此者也、意
善哉而之問也、觸類以演之、進乎此則與知道者謀矣、公
仲子曰、夫子之言也、而之問也承也、得所未之嘗聞、如發
蔀焉、願夫子益其說而稽徵其所以解也、子華子曰、然、言
固不可以一而足也、夫心也五六之主也、精神之舍也、心
之精爲火、其氣爲離、其色赤、其狀如覆蓮、其神爲朱鳥、其
竅上通於舌、肝之精爲木、其氣爲震、其色青、其狀如懸瓠
其神爲蒼龍、其竅上通於目、肺之精爲金、其氣爲兌、其色
白、其狀如懸磬、其神爲伏虎、其竅上通於鼻、腎之精爲水

其氣爲坎、其色黑、其狀如介石、其神爲玄龜、其竅上通於
耳、脾之精爲土、其氣爲戊己、其色黃、其狀如覆缶、其神爲
鳳凰、其竅上通於口、是故脾腎心肝肺五官之司、口舌鼻
耳目、五官之侯、脾之藏意、腎之藏精、心之藏神、肝之藏魂
肺之藏魄、金木水火土、五精之總也、寒熱風燥濕、五氣之
聚也、水以潤之、火以熯之、土以溽之、木以敷之、金以斂之
此以其性言也、水之冽也、火之炎也、土之蒸也、木之溫也
金之清也、此以其氣言也、水在下、火在上、土在中、木在左
金在右、此以其位言也、水之平也、火之銳也、土之圜也、木
之曲直也、金之方也、此以其形言也、水則因、火則革、土則
化、木則變、金則從革、此以其材言也、木井洫也、火爨治也

木金器械也、土爰稼穡也、此以其事言也、夫盈於天地之間而充物者、惟此五物也、凡五物之有不可無也、其所無不可有也、微者養之使章、弱者養之使強、損、養之使益、不足者養之使有餘、無物不養也、無物不備也、夫是之謂和、喜怒哀恐思不能汩也、視聽言貌思不能奪也、夫是之謂太和之國。無待於意而爲醫。太和之俗。無待於養而爲藥。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中無載則道集於虛矣、心無累則道載於平矣、安平恬愉、吐故納新、靜與陰同閉、動與陽俱開、若是者由人而之天、合於太初之三氣矣、以之正心脩身治國家天下、無以易於此術也、吾之說盡於此矣、二子拱而退、書以識之、

神氣第十

子華子曰、古之至人採幾而鉤深、與天通心、清明在躬、與帝同功、是以進爲而在上、則至精之感流通而無礙、以上行而際浮、以下行而極憂、以旁行而塞於四表、不言而從化、不召而效證、以其所以感之者內也、伏羲神農之世、其民童蒙瞑瞑頊頊、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永年、黃帝堯舜之世、其民樸以有立、職職植植而弗鄙、弗夭、是以難老、末世之俗則不然、煩稱文辭而實不效、知譎相誕而情不雍、蓋先霜霰以戒裘爐者矣、機括存乎中、而羣有詐心者、族攻之於外、是以父哭其子、兄喪其弟、長短頡頏、百疾俱作、四方疫癘、道有繈負、盲禿狂傴、萬怪以生、所以然者、氣之

盭古戾字

所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日月薄食虹蜺晝見五緯相凌四時相乘水竭山崩宵光晝冥石言犬痾夏霜冬雷繆盭之族諸禍之物不約而總至所以然者氣之所成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故曰天之與人其有以相通此之謂也

留務玆從子華子游者十有二年目相屬而言不接也業成而辭歸將隱居於五源之溪子華子曰天下之物有甚滑稽而難持者女知之矣乎疾之則脫緩之則淑焉以逝非捉圜之謂也而所謂善持者能爲之於疾徐之間今女之所治吾無間然者矣然子之忘則貿取而汎與者也吾恐女之後夫擇者也其將有剽女之外郭而自築其宮庭者矣登女之車而乘之以馳騁於四郊者矣取女之所以爲璧者毀裂而玉分之者矣夫道固惡於不傳也不傳則妨道又惡於不得其所以傳也不得其所以傳則病道今女則往矣而思所以慎厥與也則於吾無間然者矣

子車氏之豭其色粹而黑一產而三豚焉其二則粹而黑其一則駁而白惡其弗類於已也齧而殺之決裂其腎腸糜盡而後止其同於已者字之惟謹而恐其傷也子華子曰甚矣心術之善移也夫目眩於異同而意怵於愛憎雖其所自生殺之而弗悔而況非其類矣乎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呫呫相爲然約而自保其固曾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之一接未有毫澤之差蹴然而變乎已又從而

隨之以兵甚矣心術之善移也無以異乎子華子車氏之徦
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頃塗以求之見婦人衣緇衣焉援
之而弗舍曰而以是償我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然此吾
所自爲者也澄子曰而弗如速以償我矣我昔所亡者紡
緇也今子之所衣者禪緇也以禪緇而當我之紡緇也而
豈有所不得哉子華子曰夫利之惛心也幸於得而已矣
忘其所以爲質者矣幸於得而忘其所以爲質矣何所憚
而不爲之哉今世之人求其不爲澄子者或寡矣
子華子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川閡水以成川世閡人而
爲世河之下龍門也疾如箭之脫筈人壽幾何而期以有
待也治古之時積美于躬始膚革之就充惟恐其不脩弗

昳音迭日昃也

憂於無聞如擊考鼓鐘其傳以四達繹如也今則不然荒
飈怒號而獨秀者先隕霜露霄零而朱草立藁蟰市之徒
又從而媒孽以髡搖之是以萌意於方寸未有毫分也而
觸機穽展布其四體未有以爲容也而得拱梏懷抱其一
槩之操泯泯默默而顧有以試也而漫漫之長夜特未旦
也疾雷破山澍雨如霆雞喑於塒而失其所以爲司晨也
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今世之士其無幸歟
子留子築居於五源之溪使其徒公子賓胥見子華子於
齊曰先生之役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請夫五源之溪
天下之至窮處也鼃吟而鼬啼且曉昏而日昳也蒼蒼黝
蝁四顧而無有人聲雖然其土脉膏以發其植物也兌兌

以澤其清流四注無乏於濯流其蘋草之芼足以供祭也流光馳景却顧於斷蹊絕壑之下雲雨之所出入也其石皴栗爛如赭霞蕩草之芳從風以揚壟耕溪飲爲力也佚而坐嘯行歌可以卒歲今先生之年運而往矣而其所以蘊藏者無期惟是汾河之間不吾容也而寄食於海瀕歲又弗稔其何以供億今之諸侯其地相埒也其德相若也先生之車軫其將誰氏知之是以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請無寧先生而肯照臨於山蹊之中將使斯人也耳聞而目明先生豈無意於子華子曰爾歸而語而夫子矣而以所以屬於我者渠渠不忘於我之心鼎鼎如也吾聞之太上遠世其次遠地其次遠人而之所志其遠地矣乎曩

者吾有緒言於會矣曰我必死爾以吾骨反而涉河以從吾先人於岑塞之下我之意也已有所在矣不得而從於爾之求矣夫夫志之所存雖遯而親雖缺而成殭裂壞斷不吾間也而今而後吾之神爽坐馳於五源之間而亦將朝夕而雅余是從吾何必往也嘻來賓胥我之不得往猶而夫子之不得來也詩不云乎莫往莫來使我心疚吾之與而夫子也其弗覿矣夫

子華子自齊而歸召子元而訓之曰來爾會而小人其謹志之昔吾之宗君爲周日正周公作成周定鼎於郟鄏脩和周郊於是吾之宗君薦其所以爲祥者其族有三曰井里之璞也曰太山之器車也曰唐叔異畝之禾也唐叔得

禾異畝同穎吾之宗君請以爲獻王命分賓王於魯公時庸展親歸禾於周公作歸禾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以吾之宗君始有蒲璧以朝作秬典令其顯庸書在故府逮宣王之時吾之宗居入董六師爲王虎臣是曰司馬司馬之後凡九世而其子孫或播居於汾河之間十有一世而國并於温先大夫宣王之棄世也背違其群而吾之宗君厥有大造於趙宗如氏苗之有稼我是以庇其榮而食其實及吾之身雖不釋於簡主而趙則眞吾姓之所宗氏也今主君之爲人強毅而法能忍詬而無愿挺挺而不回且受人之規言其將光啓于趙氏之業而大其前人吾且老矣而不得以相其成來爾會而小人其謹志之其勿有二心以事主君唯是宅岁之事吾之所以後其先人者弗見弗侈允蚕其中其勿以世俗之垢昏而以浼我之所脩乃若爾會之所以自勗者則唯無宗君之忝其於我亦預有無窮之聞來爾會而小子其謹志之